

番子寮

遷徙路線：林圯埔 - 獐仔寮 - 車軌寮 - 大坵園 - 番子寮

1.

在路上

從竹山往老家的員林客運，一天六班車，發車的時間不一定準時。時刻表依然是黑色油性筆抄寫的白板。台中，溪頭，水里，員林，烏園，乾坑，下瑞田……一旁仍掛了一只白底黑字的老式圓鐘。車站保持了三十多年前的模樣：一座外觀厚重的水泥建築，站內的空間自由通透。無門，乘車月台的線條曲流，每隔一段距離立有一根鋪貼淡藍色馬賽克磁磚的柱子，而月台邊緣圍以低矮的藍色柵欄，乘車處開有通口。過去這裡每逢回鄉節日，人潮眾多，通口前時常排上一條長龍。妹妹和我喜歡在漫長的等車時間裡，搖晃掛在通口的阻攔鐵鍊，身子來回穿過一個又一個的欄杆與欄杆之間。

在站內的另一邊，是售票口和廁所。白板時刻表下是一道道透明壓克力密閉的窗，壓克力板上鑿了三排小孔，大約是坐在裡頭的賣票員的高度。買票時，成人得低下身子才能對著那幾個小孔說話。窗的最下邊開了一個拳頭可穿越的洞口，作以遞錢、遞票。但現在這道窗不再開放，裡頭漆黑無人，下方的洞口從窗內封了木條。窗是黑暗，但一旁明亮，售票機上方正亮著一盞長條形日光燈。

廁所依然幽暗。沒人守門，不再有老婆婆坐在廁所門口前折著厚厚一疊衛生紙，以一個銅板賣給走入如廁的人。記憶裡蹲式馬桶周圍的水泥地總像是被水潑過潮溼。過去還不見廁所，就會聞見瀰漫的刺鼻尿騷惡臭，但現在車站內的空氣不那麼難聞。

公用電話還在，仍是投幣式的綠色機身。還記得曾仰頭望向年輕的父親和母親，父親在話筒告訴阿嬤：「在你枕頭底下放五千元，要記得拿。」不知為何父親的神情緊張。

月台上依然排列一、兩排長條木椅。十四歲開始獨自搭車，只在這裡碰過一次村裡的人，是常來家裡和阿公喝茶的鄰居叔公，一旁坐著他的孫女和孫子，兒時我們曾玩在一起。她和身旁的兄長都有相似深棕色的皮膚，臉上表情相似，眉頭微皺，一臉哀傷。那是村裡的

人的表情。叔公也是掛著相似的表情，這副表情父親也常有。女孩還記得我。

她說，「你還是一樣，很親切。」我大概禮貌回笑，不曉得她為什麼會這麼說。我不記得任何她「還是一樣」的事了。我好奇她記得了什麼是我不記得的？小時候的我親切嗎？那雙看見了「你還是一樣」的眼睛，還看見了我當時其他的什麼？

女孩的中文有台語的腔調，聲調裡有大量的「ㄉ」和「ㄅ」，像是行駛轉繞在山路上。我感到自己和她不一樣。我兒時離開了老家，被帶回了與台北的父母同住，某些東西就隨著時間一點一點拉出距離。我屬於淨亮的那一邊，皮膚不在太陽底下曬，父母刻意遠離鄉下、給予主流教育環境的那一邊，而她由阿公、叔叔、嬸嬸撫養，教育偏鄉，是暗黑的那一邊。我們的距離就像我們的膚色，說話的腔調，臉上的表情。

許多年之後，我失業回到老家，一天早晨女孩坐在廚房與父母聊天。她長成了村裡的女人，熱情，呱噪，以驚動和哀嘆的語氣訴說家人吸毒、打老婆的事。她坐在桌子的一邊，父母坐在另一邊，看似想遠離她，臉上表情尷尬，想必是不願意一日開始就被打擾。她見我下樓，忽然話峰一轉，知道我無業，立刻分享她的工作。埔里山上的某間餐廳，餐廳剛開，缺人，要去就幫你問？說後，作勢就要撥電話。我立刻阻止。她中文有台語的腔調，而我說話的聲音像一道割破空氣的刀，字正腔圓，「我的工作是我的事，請你不要管。」父母聽了笑了起來，尷尬的笑，似乎也是有點高度的笑。我無意欺負她，但父母的笑讓我意識了說話的態度是在看不起她。我厭惡父母，也厭惡自己。

我曾希望自己能有兒時玩伴，象徵不論我多麼漂泊，仍有個屬於自己的遙遠過去是深深紮根在某人的記憶。但我嫌棄真正的兒時玩伴。

窗外的景色幾乎都是淡藍色，傍晚的藍。公車裡瀰漫著柴油味。上山的路上，車子不斷發出猛踩油門的轟隆聲。從竹山往深山的途中，會在山坡經過幾個大彎，其中一個彎道夾了一座馬場，兩三匹棕色的馬漫步在狹窄的草地上，或是停駐在柵欄前。長長的馬尾左右晃動橫掃。

很少在明亮的白日經過這段路，多是傍晚放學後，從台中搭了野雞巴到竹山，再轉員林客運回老家。於是記憶裡從竹山回老家的路途，風景總是失去所有光線的昏暗，而車內的柴油味又加劇了山路暈轉。竹山的山上真的有馬？但在記憶裡，不僅有馬場，附近還有一棟華麗但荒廢的破舊透天豪宅。我常在疲倦無力癱坐在車椅上時，呆望著那些風景，希望它們消失的速度再快一點。

路旁的竹林、樹林長得茂盛，偶爾枝桠會敲打在公車的玻璃窗。田園後方有座三合院，窗子透出了燈光。熟悉的屋舍，熟悉的菜圃、竹林，而熟悉的是風景，這些村莊我不知其名。這些一閃而逝的熟悉風景，是幫助我計算老家的距離還有多遠。

從竹山往老家的客運路線，不經過鹿谷市區，而是在某個岔路上，車子繼行，直往濁水溪的方向。不過，幾百年前的漢人們，從人口漸溢的林圯埔往山中移動時，以現在的道路來看，是先轉向了右方，沿著東埔蚋溪而行，在當時尚未被砍伐的原始巨木林裡，趨往未知。

「鹿谷」？因為滿山滿谷的鹿嗎？我曾驚喜地詢問父親，而他沉著臉，口氣惡劣，什麼鹿，是山羌！我不信。父親口氣更惡劣，去看中橫的路，一隻隻都是山羌！

我不曾在老家附近的任何路上看過任何動物。

但老家沿路的電線杆上，都釘了一副藍色鐵製的鄉名標誌，圖案是一隻長角的鹿跳躍在山谷下方。怎麼不是鹿？

不過父親說得沒錯。鹿谷的舊名，「獐仔寮」，獐，是山羌，又稱「吠鹿」，大概緣於叫聲像狗吠，是臺灣體型最小的鹿科動物。

曾經有那樣的時代，滿山遍野，隨目可及山羌，多到當地取名作「獐仔寮」。

老家在鹿谷，但不在市區。車內沒有站名廣播，也沒有跑馬燈提醒，只能憑藉對村落的熟稔，彎道的轉彎弧度，爬坡時兩旁是否有住家，路燈下轉角的是店仔姑婆家？路旁的雙層老房子，騎樓裡放有三張扶手椅嗎？車窗底下橫了一道紅色橡膠條，從公車的車頭橫向車尾，坐車時常擔心瞌睡碰撞，但此刻卻害怕手指壓進橡膠條的力道不足，傳不出鈴響。

乘車時是傍晚，天還亮著，下車已是暗黑的夜晚。站牌前的下車處是鐵皮屋牙醫診所，不知幾時已不再營業。附近貨櫃屋改裝的檳榔攤，傳來了狗吠。天空有一、兩顆星星。

風是熟悉的山混合了溪水的氣味。

2.

清水溝溪

村子外圍以前不是四線道。某一年，阿公種植檳榔的山坡被削去了一半，老家的前庭出現了一塊巨大的樹根——樹圍大概是三個成人環抱——是原來長在山坡的樹。後來，單線道柏油馬路，便換成了四線道寬路。

寬路臨清水溝溪，溪旁有條小徑，小徑後來拓成步道，路口掛了牌子，不僅有了起點，還取了名字。步道沿路兩側種了秋日開紅花的外來樹，但樹一直長不壯，樹叢稀疏，花開零落。樹幹周圍的支撐竹竿都老舊了。

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每年春節初一傍晚，家人會一起在這條沿著清水溝溪關開的步道散步。但不從起點走，瑞龍宮一旁有條小徑接通。

瑞龍宮和溪對岸大坵園的受龍宮，都祭祀三山國王。原來只有一座受龍宮，但九二一地震垮了。村人找了一塊地建新廟，力主周圍有大片停車場，且地基穩固，擲筊確認了神明同意移靈，不過大坵園不同意，堅持在原地復廟。聽說當時兩村吵得激烈，後來各自祭祀神明。

許多年以前，我們會去受龍宮。農曆春節初一吃過了早齋，阿嬤領著我們一行人，浩浩蕩蕩走去大坵園。記憶裡，陽光總是很好。冬日烈烈，香蕉園、甘蔗田的葉面反映了銀色陽光，阿嬤不時停下，和坐在屋前扶手椅的婦人聊天。

「去拜拜哦？」

「嘿啊，你去拜回來啊？」

下了一道彎坡，轉角邊上是店仔姑婆的柑仔店，店內幽暗，臨路是擺放零食的玻璃櫃，櫃前擺了一張長椅凳。

這裡是村子的最低處，也是以前的村口，出了村口，走過橫越清水溝溪的水泥橋，就是「外城」——村落的稱呼是相對於溪谷內側的「內城」。走入「外城」一處宅屋密集的小巷，再走幾步就是廟宇。

春節初一的早晨向神明祭拜，是當時兩村的行程。村人都去。還記得，戶外巨大的香爐上，插了許多柱香，空氣瀰漫著迷濛的煙。望見嚴肅插香的阿嬤，她的周圍一片白濛。

後來，上受龍宮的習慣消失了。初一大清早，阿公仍會在路旁放鞭炮。村裡四處都響

著炮聲。那幾年除夕持香在神明廳祭拜祖先、去後山拜田神的習慣都還在，但記憶裡，似乎後來很少再去受龍宮。

還記得曾經跟著父親一起去拜田神。阿嬤交給他一只籃子，古早形式，提手很高，裡面擺放了裝盛在瓷碗的食物。父親一臉緊張，接過籃子，我們幾個孩子就跟在他身後。他前往老家後方的野溪，跳過溪上排列一線的石頭，走入阿公後來種植檳榔、因為拓路而被削去一部份的小丘。他跪在一顆石前。石頭似乎半身埋在土中，露出的大約是父親跪下的腹部高度。他在石前擺上祭品，接著燃香拜石。

後來父親有他的信仰，便不再持香、燒金紙，也不再拜田神。一家人會在村子裡外走動的，純粹是散步。

3.

老聚落

有一年的春節傍晚，我們再次來到了清水溝溪散步。路徑的一側臨溪，另一側斜坡上的是野林，偶有平坦處是竹林。有片竹林，在邊緣處插了一支竹笑，頂端剖開夾了一疊金紙。那也是拜田神的一種。

「這裡之前辦過捉泥鰍比賽。」母親指著一處山坡下方的黑洼地，地勢平坦，但略微凹下如洩水的淺池，她說看他們捉的模樣很有趣。「這裡有泥鰍？」我興奮地問。「是從別的地方拿來放在這裡的。」她說。

步道臨溪的那一側，野視開闊，河床寬，卵石散布，望眼是一大片一大片長了菅芒草的沙洲，細小的溪水在石間、沙洲之間流淌。

溪畔是水泥階梯，但有了時日，畔邊也長滿了芒草。有一只丟棄在草叢中的神轎，如一座小屋斜斜插在草中。木刻的雲紋、花草紋路繁複，有窗有屋頂。記得在一年之後再回來散步，神轎仍在。

早些年，父親曾領著我們走下河床。他熟悉河哪裡的河道最窄，哪裡有踏石立在水中，哪裡可以避開長草密布的路徑。他如一隻雁，似乎有個方向帶他走往某個曾經熟悉的地方。

我們跟著他走。過溪，跳石，爬坡，穿入一片樹林，最後進入了一座聚落。我們就這

樣走入了一處屋宅集聚之地。那座聚落簡直是忽然從山裡冒出來似的。房子擁得很近，路面寬敞乾淨，路旁長了一排很高的樹。

前方有一位紮了圓髻的老婦，穿著黑色襟衫在掃地。父親熱情向她打了招呼，像見了許久不見的長輩，但老婦不怎麼搭理，「怎麼會過來？」老婦漫不經心地問，「過年帶小孩來走走啊。」父親語氣熱情，但老婦仍是低頭繼續掃地。

父親不是在那裡長大，但他似乎熟悉。也許是阿公過去成長的地方，他小時常去玩耍。不過曾有一次父親向我指著一處蓋在水圳上方的房子，語氣帶點急切地告訴我，「阿公以前住在這裡。」當時我不太想理會父親，看得不太清楚，只隱約記得那條水圳周圍有一排仿綠竹的水泥矮欄，路徑另一方的竹林茂密，綠得幽暗。那會是同一個聚落嗎？不過，從地形來看，阿公成長的地方是建在溪畔築高的水泥台壘上，不太可能是不需爬高、走入一處樹林就能抵達的那個聚落。

展開電腦上的數位地圖，依照邏輯和大致方位，可以從父親曾領我們走過的方向，判斷老聚落的位置。沿著村子外圍的四線道柏油馬路，往鹿谷的方向經過了「石牌」、「楠仔坑」、「竹圍」等老地名，接著就是「內城」——一個屋宅緊密相連的漢人聚落，為了抵禦番人或外侮而緊擁，那也許是那位老婦掃地的地方。

而阿公生長的地方是在「內城」和「竹圍」之間的「過坑仔」，距離老家步行四十分鐘，車程十分鐘。是我最後得以溯源的祖源地。

相較於賽德克族傳說了數千年的祖源地，白石山牡丹岩，家族的溯源最遠只抵達了阿公的上一代。但是好像有更深更遠的形態，無法看見，但真實存在土地上。就如那個傍晚，跟在如雁般的父親身後，一家人在溪河踩踏，步入了森林，忽然冒出的聚落。

後來，那座倒在草叢裡的神轎消失了，長在溪畔水泥階梯上的茅草也消失，溪畔改為鋪遍了裝了卵石的綠色網袋。長長一條溪坡，一長帶的綠色網袋，貧乏不長草。而河床遍布長草的沙洲也全消失，只見一大片光禿的灰色礫石河床。往河口的方向看去，遠方靠近「外城」的河床邊停了兩台挖土機。

每一年，父親都會改變散步的路線，但後來，他只在同一條水泥步道上折返走。走的速度很快，超前我們許多，拐了彎就不見人影，過了一會兒，走了回來，與我們錯身而過的速度依然很快。母親見了父親折返，就會跟在他身後。我們也是。

我常想，父親也許更想一個人走，以他自己的速度自由的走。

父親不再帶領我們走下河床，不再如一隻雁，走往他曾經熟悉的地方。那個神祕的老聚落宛如設了結界，我已遺忘了父親曾帶領行走的路徑，即使記得，也失去了溪床的知識——如何在不斷以整治名義挖砂、灌入混凝土的溪床過溪、跳石、爬坡。

4.

番子寮

第一次聽見「番子寮」，是很多年以前拜訪住在信義鄉的伯公提起的，他說起「番」一字，眼睛似乎有股恐懼。伯公是阿公的大哥，和阿公一樣身形精瘦。雖然他是坐在藤椅，但兩隻腳屈在椅上，看起來更像蹲踞在地，隨時準備奔逃。後來在老家的濁水溪堤坊上，曾見過堤坊平台上方，每隔一段距離嵌了一根水泥短柱，柱身上刻寫「番子寮」三字。「番子寮」？但「番」在哪裡？

我在尋找他們可能建立部落的地方，在我來自的村庄。

村子的地勢如一道階梯形的波浪，山坡是浪頭，平緩而下的平原是田園，在平原盡頭，又是一道往下斜傾的坡，與清水溝溪的溪谷形成一道凹溝。

村子唯一的學校是小學，位在浪頭的置高點。站在學校門口的山坡邊際瞭望，對岸是集集大山，山下座落集集鎮，鎮前一片寬闊淡灰是濁水溪河床，黑色的溪水由東向西穿流。一座白色的巨橋橫跨濁水溪，連結集集和老家村庄。臨溪的土地容易淹水，是浮覆地，那裡不適合建立部落。

過了橋，經過了浮覆地，道路的右邊是舊名「大坵園」的村庄，與道路左邊的村庄「番子寮」以清水溝溪為界。穿入村口的小路旁有座涼亭，彎進了路，沿路宅屋集聚，多是兩層或三層樓的透天水泥厝。小路在一處山坡前分岔，一條筆直向前，一條拐上了坡。山坡兩旁仍有人家，其中一間是碾米廠，米廠的對面是一棟廢棄的平房，過去曾是農會。

這裡的坡下聚落建在低地，桃芝颱風那年，清水溝溪大漲，溪水混泥灌入了這條路，水退了以後，淤泥積留在屋裡，一台轎車顛倒立在一根電線杆上。那時有許多國軍幫忙清理，我和母親縮坐在姑婆家的角落清洗染了泥沙的碗盤，聽見父親衍然化身成為年輕時在部隊擔任的「班長」，惡聲指揮清除姑婆家與鄰家之間的水溝淤泥。父親指揮的毫不客氣，充

滿神氣。

這裡的低地，雖然遠離濁水溪，但臨近清水溝溪，颱風、雨季容易淹水，過去的部落可能會避開這裡。

從低地往拐上山坡的道路爬升，是一片瞭闊的平原，站在山坡上的學校門口可以望見這片田原。學校一旁有條單線的柏油馬路，順著山坡傾斜下滑，在盡頭與東西橫向的馬路連成T字，宅屋多聚集在T字的左右。兒時的遊戲之一，是喜歡和妹妹、弟弟站在小學的坡上，望著水泥屋散落在一條條方形的田地上尋覓老家。在一片田園和屋宅散落的平原上，「家」在那裡。屋頂有一顆銀色水塔，外牆是淡黃色。一棟屋內寬敞得能肆意奔跑的大房子，夜裡和家人們共眠的大房子，但從坡上俯瞰，只有指頭般大。

老家周圍的田，阿公種過金黃的稻，亮黑的甘蔗，和深綠的茶園。氣候種得成北方的茶，也種得成南方的稻和蔗。土壤是清水溝溪由鳳凰山上沖積而成的沃土。這片平原環溪背山，視野開闊，又易防易守。也許在田園底下，可以發現「他們」食棄的獸骨，穀粒，或石斧？也許「他們」的祖先是埋在屋下？也許小學這片山坡上，曾經是「他們」舉行祭祀慶典的廣場，一旁搭有瞭望台？平原的確很適合建立部落。

從日治早期的地圖上，在T字兩側的聚落，標誌了「蕃仔寮」，在一側地勢較高的山坡上，設有警官派出所，不過現在村裡沒有派出所，可能後來易撤，成為現在的活動中心。

「蕃仔寮」一詞沿用至一九二一年，後來改作「番子寮」。在一九二一年的「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(大正版)」上，許多地名都作了修改，許多是將「仔」改作「子」，「寮」改作「寮」，但是深山區域仍被稱作「生蕃地」。

中文的「番」有「外來的」之意，清朝、漢人稱原住民是以「番」字。日文的「番」，意有號碼、順序，不含有「外來」意思，而「番人」在日語是指守門人、看門者。戰後，許多地方都改了新名，老家村庄的名字完全和「番子寮」沒有關係。再過數年，不再會有人記得這片土地的舊名，就好像我們已經無法知道「他們」是誰，「他們」的部落又稱作什麼名字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？應該是否接連發生了許多爭戰和殺害？

「他們」在地理上消失了，也即將從時間的記憶裡消失。

5.

最後一人

雨林裡傳出規律的劇烈聲響。畫面搖晃，在樹林裡不斷移動，綠色的葉影和灰色的樹影顯像模糊。直到畫面拉近，一個棕色皮膚的人影在樹叢之間。畫面再拉近，停住。他揮擊雙臂，他在砍樹。手臂肌肉結實，全身幾乎赤裸，皮膚棕紅，後背垂下棕色的散繩，臀部腰際綁了一條繩結。

他抬頭看向樹頂，樹似乎尚未有倒下的傾向。他繼續揮下手中的斧頭，劇烈聲再度規律響起。畫面不斷拉遠，拉近，在樹林搖晃——走到另一棵樹躲藏——但與近伐樹者保持距離。伐樹者是被禁止接近的人。畫面近處傳來聲音，是隨著伐樹者規律的砍樹聲，有人發出爆烈氣音——是拍攝人在吸引伐樹者的注意嗎？

沒有人知道伐樹者的名字。知道他名字的人已不在世界上。也沒有人瞭解他的語言，和他說相同語言的人也已經消失。他親眼看見他們消失在槍火、棍棒和烈火下——他的妻子，女兒，兒子，孫孩，母親，父親，兄弟，姊妹，長老……樹林外的人嘗試接近他，但遭受一支毒箭射擊警告。他只想獨自一人。

幾千年，甚至數萬年，他與他的祖先們生活在這片森林。遠古流傳的神話和知識，教予他熟知了森林的祕密。他的語言裡，關於「綠」有數十種字彙，潮溼的綠，大雨裡的綠，朝露映出的綠，受獾啃咬兩日後的綠，初生的綠，旺盛的綠，即將終結生命的綠。他結綁在身上的散繩，是父親教授他如何搓揉，如何穿戴在身上，他依然按以生活——唯一知曉的生活。他在森林裡挖洞，捉捕獵物，引水至草屋周圍，種木瓜、香蕉、玉米，並且植栽了一座小花園。他沉默不語，話語是獨自一人生活在森林裡。

他知曉生命終結的時刻——當金剛鸚鵡不時出現在森林中，掉落鮮豔羽毛在他腳邊——他蒐集羽毛，放下羽毛在腳上，小腿，大腿，下腹，胸部，脖頸，左手掌，左手臂，臉頭，嘴，鼻，眼，額頭，直到羽毛得以鋪蓋他的身體，再將右手滑入鋪滿的羽毛之下。

閉上雙眼。